

ISSN 1003 - 3386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2020 年

第 2 期

总第 182 期



外交评论

FOREIGN AFFAIRS REVIEW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

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



外交学院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

宋亦明 张经纬

摘要 古典经济学认为，能源大规模出口的财富效应有助于推动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甚至停滞的残酷现实表明，丰富的能源很可能并非推动经济增长的“祝福”，而是拖累经济的“诅咒”。为了探讨诱使能源出口国陷入“能源诅咒”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产业联盟理论建立了涵盖能源出口国现代化起点、政体类型、出口条件的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上述三个因素对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强弱的影响。通过对能源出口国主要政治与经济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陷入“能源诅咒”的案例研究，本文发现，能源出口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出口条件改善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巩固和扩大了其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距。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贡献了巨额税汇、提供了畸形补贴、左右了选举结果，由此诱使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成了病态的依赖，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

关键词 能源诅咒 经济增长 产业联盟 委内瑞拉 俄罗斯现代化

* 宋亦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经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 2019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李巍、田野、周强、陈兆源、王翠文、张发林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与修改意见。本文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四届博士生论坛宣读并得到了陈志瑞、徐秀军的指导。杨蕊查阅整理翻译了俄语资料。笔者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引 言

早期的经济学理论指出，能源出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很好地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以至于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就如同获得了“上帝的祝福”，依赖能源出口而取得快速发展的美国、澳大利亚、挪威等也印证了这一点。^① 1973年末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宣告了石油“价廉量足”时代的终结，此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与产油国收入成倍暴增成为世界经济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然而吊诡的是，当时大多数产油国并未因石油出口收入的大幅增加而出现长期、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反而愈发依赖石油的开采与出口，进而陷入依赖石油出口与经济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3个成员国中仅有3个国家在201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明显高于1974年水平。3个国家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而其余7个国家2018年人均GDP甚至还明显低于1974年水平。^② 依赖天然气出口的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在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11个正式成员国中，仅4个国家2018年人均GDP明显高于1974年水平，2个国家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而其余5个国家则明显低于1974年水平。^③ 为何大多数能源出口国没有得到“能源祝福”的眷顾而实现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依赖

^① Sarah M. Brooks and Marc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2, 2016, p. 291.

^② 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2018年的人均GDP比1974年分别增长了9595美元、1706美元和3374美元，可以说这3个国家取得了相对明显的经济增长。同期，安哥拉、刚果（布）和尼日利亚的人均GDP仅分别增长了50美元、613美元和278美元，与其说这3个国家取得“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其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加蓬、伊朗和利比亚的人均GDP在同期分别下降了62822美元、18333美元、8689美元、6860美元、3567美元、2572美元和1243美元，可见这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个别国家在特定年份缺失的数据由年份最相近的数据代替。详见：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③ 赤道几内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2018年的人均GDP比1974年分别增长了9595美元、9034美元、2105美元和1706美元，可以说这4个国家取得了相对明显的经济增长。同期，玻利维亚和尼日利亚的人均GDP仅分别增长976美元和278美元，增长较为有限。而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利比亚以及卡塔尔的人均GDP在同期分别下降了6860美元、2572美元、1547美元、1243美元和256406美元（卡塔尔的数据来源与其他国家不同，为麦迪逊项目），可以说这5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详见：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US\$)”; Our World in Data Project, “GDP Per Capi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

能源出口与经济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①为何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均为现代化进程开启较晚的后发国家?为何这些国家在当前要比20世纪70年代更加依赖能源出口?为何这些国家多实行威权政体或选举式威权政体?^②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究,而且的确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实际上,丰富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于其所有国来说很可能并非“祝福”而是“诅咒”。“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也被专门用以描述资源型国家大规模出口能源与矿产资源并获得巨额收入,然而这些国家不仅未能取得长期、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反而愈发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出口的病态现象。^③陷入“资源诅咒”的国家普遍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高度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出口、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较低,因而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上述特征来识别其是否陷入“资源诅咒”。^④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铁矿与各类有色金属资源的物理性状差异巨大,加之其经济与战略价值也因国而异,因而本文聚焦于物理性状以及经济战略价值更具一般性的能源而非广义的自然资源,重点关注由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引发的“能源诅咒”。

为了探讨一国究竟是得到“能源祝福”还是陷入“能源诅咒”的分流机制,本文通过五个部分加以分析。第一部分梳理“能源诅咒”成因研究的谱系与进展,分析其在逻辑论证或经验解释层面上的不足之处与突破方向。第

① 古典经济学对丰富的能源有助于经济增长(即“能源祝福”效应)展开了大量探讨,因而本文对此不再论证,而是关注丰富的能源在何种机制下拖累了经济增长,即重点考察“能源诅咒”效应。

② “选举式威权政体”是指一国虽然采取了选举制度,但统治者的权力并未被削弱,其威权统治反而被加强。选举式威权更依赖利益集团、政党而非暴力镇压以维护自身统治。参见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Lynner Rienner, 2006, p. 3; Yonatan Morse, “The Era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World Politics*, Vol. 64, No. 1, 2012, pp. 164-165.

③ Alan H. Gelb, ed., *Oil Wind falls: Blessing or Cu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29; Richard 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Routledge, 1993, pp. 1-10;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6, 2001, pp. 828-833.

④ 邵帅、范美婷、杨莉莉:《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效率?——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及其解释》,《管理世界》,2013年第2期,第32—63页;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The Big Push, 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9, No. 1, 1999, pp. 43-76; Catherine S. Norman, “Rule of Law and the Resource Curse: Abundance Versus Intensity”, *Environment Resource Economics*, Vol. 43, No. 2, 2009, pp. 183-207.

二部分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范畴内提出“能源诅咒”成因的产业联盟解释框架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利用定量模型对假说加以检验。第四部分为对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案例分析，在检验因果机制作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两国为何难逃陷入“能源诅咒”的宿命。最后是结论。

一、“能源诅咒”成因的既有解释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对“能源诅咒”及其成因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因所属学科不同而呈现出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分野及层次分异，其中公共管理学与地理社会学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探讨小型行政区的“能源诅咒”及其治理，而宏观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更倾向于从宏观层面进行“能源诅咒”的跨国比较与成因探讨。^① 为了在宏观层面探讨“能源诅咒”的成因，本文拟基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学科脉络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析。^②

（一）“能源诅咒”成因的经济学解释

当前，经济学领域对“能源诅咒”成因的解释大致可以被归为三类：其一，大规模出口能源致使出口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与国内要素市场条件恶化。马克斯·科登与彼得·尼尔里等指出，能源大规模出口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引发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并且提高了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这种双重病理效应又被称为“荷兰病”。^③ 具体而言，“荷兰病”一方面作用于产品出口市场。能源大规模出口为出口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刺激了该国国内市场总需求的增长并促使本币升值，由此提高了非能源商品的价格，客观上削弱了这些商

^① Robert T. Deac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of Theory and Evidence*, Now Publishers Inc., 2011, pp. 79-89; Ramez Abubakr Badeeb, Hooi Hooi Lean and Jeremy Clark,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Thesis: A Critical Literature Survey”, *Resources Policy*, Vol 51, 2017, pp. 130-132.

^② 本文对“能源诅咒”成因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解释的划分，主要基于变量选择与因果机制所属的学科范围，而非基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训练和任职机构。

^③ W. Max Corden and J. Peter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2, No 368, 1982, pp. 825-848; Atsushi Iimi, “Escaping from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Botswa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MF Staff Papers*, Vol 54, No 4, 2007, pp. 663-699.

品的出口竞争力与贸易条件。^①另一方面,“荷兰病”还作用于国内要素市场。能源大规模开发致使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能源产业流动,并抬升其价格,客观上提高了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②

其二,能源价格的长期剧烈波动打乱能源出口国的发展节奏,使其经济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能源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变化出现经常性明显波动,这不仅使能源产业的商业收入起伏不定,更导致能源出口国政府的财政与外汇收入波动明显。这种波动效应限制了政府投资与公共职能的履行,拖累了公共和私人投资的效率,降低了政府实施逆周期经济政策的能力。^③此外,地缘政治和金融投机等因素还使得这种波动更为剧烈、对经济影响更难以控制。弗雷德里克·普罗格观察发现,能源价格波动的经济影响会被国际信贷流向明显放大,金融机构在能源价格下跌时减少甚至拒绝向能源出口国发放贷款,并使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陷入债务危机。^④大量实证研究还表明,无论能源价格波动的原因是汇率波动还是贸易条件改变抑或供需关系的变化,都会降低能源出口国的人均经济产出。^⑤

其三,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挤出”了对促进潜在产出增长因素的投入。首先,能源出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财政收入,削弱了政府进行基

①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5, <https://www.nber.org/papers/w5398>; Thorvaldur 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p 847-859; Elissaios Papyrakis and Reyer Gerlagh,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2, No 1, 2004, pp 181-193; Jeffrey A. Frankel,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0, <https://www.nber.org/papers/w15836>.

② Macartan Humphreys, Jeffrey D. Sachs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13.

③ Graham A. Davis and John E. Tilton, “The Resource Curse”,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Vol 29, No 3, 2005, pp 233-242.

④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2, 2011, pp 366-420.

⑤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d Steven Poelhekke, “Volatilit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61, No 4, 2009, pp 727-760; Philippe Aghion, Philippe Bacchetta, Romain Ranciere and Kenneth Rogof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6, No 4, 2009, pp 494-513; Maryam Moradbeigi and Siang Hook Law, “Growth Volatility and Resource Curse: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mpen the Oil Shocks?” *Resources Policy*, Vol 48, Issue C, 2016, pp. 97-103.

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教育的动机，从而降低了未来可能的经济增速。^①其次，能源出口的巨额回报改变了企业与国民在当期消费与远期储蓄之间做出选择的激励，储蓄和远期商业投资随着能源出口收益的增长而降低，使能源出口国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与商业投资。^②最后，能源出口所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增长也降低了企业积累人力资本的意愿，人力资本积累的停滞会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高技术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更阻隔了能源出口国迈向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经济持续发展之路。^③

总的来看，在经济学的学科范畴内对“能源诅咒”成因的探讨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所提供的竞争性解释似乎使得关于“能源诅咒”成因的真谛触手可及，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多存有一个严重缺陷，即经济学对“能源诅咒”生成的复杂现实过度抽象化和简化，特别是其能源出口国政府同质、能源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能源贸易畅通无阻、各类行为体不存在能动性假设，在简化现实世界的同时很可能将诱发“能源诅咒”的重要因素一并剪裁。

上述不足同样表明，对该议题的探讨必须借助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罗瑟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普遍将“能源诅咒”过度简化还原为市场机制与资源禀赋，基本忽视了历史发展轨迹、政治行为体、社会制度等其他重要的非经济学变量。^④“能源诅咒”的元老级研究者盖尔布反复强调，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无法真正触及“能源诅咒”的真相，相反必须关注政府的分配作用以及利益集团、政党等政治行为体的利益与行动。^⑤显然，在

① Michael L. Ross, “How Mineral-Rich States Can Reduce Inequality”, in Macartan Humphreys, Jeffrey D. Sachs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 pp. 237-255.

② Simon Dietz, Eric Neumayer and Indra De Soysa, “Corruption, the Resource Curse and Genuine Saving”,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2, No 1, 2007, pp. 33-53; Elissaios Papyrakis and Reyer Gerlagh,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2007, pp. 1011-1039.

③ Luisa Blanco and Robin Grier, “Natural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in Latin America”, *Resources Policy*, Vol 37, No 3, 2012, pp. 281-295; Thorvaldur 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847-859.

④ A. Ross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A Literature Surve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06, <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source-curse-a-literature-survey>.

⑤ Alan H. Gelb, ed., *Oil Windfalls: Blessing or Curse?* pp. 32-45, 56-75.

对“能源诅咒”的研究中有必要着眼于政治学的解释变量与因果机制。

(二) “能源诅咒”成因的政治学解释

当前,政治学领域对“能源诅咒”成因的解释大致可以被归为四类:其一,能源厂商的寻租行为滋生腐败,减少政府对非能源产业的依赖与扶持。有别于“通过生产新产品或重新配置资源来创造价值”的寻利行为,寻租行为“通过浪费有价值的资源来消灭价值”,以此谋取特许经营、配额、执照或政府的其他授权。^①寻租与能源商业活动始终形影不离且颇为猖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能源的开发和出口均涉及特许审批、配额发放,能源厂商有充足的动力向政府寻租。另一方面,由于能源生产和出口的收益巨大,能源厂商有能力支付高额的租金。^②大规模的寻租行为滋生了严重腐败,在浪费财富的同时,消灭了本可以由其他厂商或其他产业创造出的财富,由此导致本国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衰颓,特别是对于依赖能源生产与出口的国家而言,寻租对经济的破坏效应尤为明显。^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能源开发与出口的利润极其丰厚,能源厂商缴纳的租金充盈,以至于政府可以轻易获得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而无需依赖其他产业的厂商缴纳税款。迈克尔·罗斯等指出,充盈的租金促使政府“抛弃了与公民达成的社会契约”,政府无意向后者征税,也无意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动力与责任消磨殆尽。^④总之,寻租行为不仅遏制了其他厂商和产业创造新的财富,

① Robert D. Tollison, “Rent Seeking: A Survey”, in Charles Kershaw Rowley, ed., *Public Choice Theory (I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3, p. 71.

② Sarah M. Brooks and Marc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pp. 281-282.

③ Hossein Mahdavy,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Routledge, 2014, pp. 428-467; Rabah Arezki and Thorvaldur Gylfason, “Resource Rents, Democracy, Corruption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 22, No. 4, 2013, pp. 552-569; Rabah Arezki and Markus Brückner, “Oil Rents, Corruption, and State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Regress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7, 2011, pp. 955-963.

④ Michael L. Ross, *Timber Booms and Institutional Breakdown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2-42; Michael L. Ross,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7-62; Ellis Goldberg, Eric Wibbels and Eric Myukiyehe, “Lessons from Strange Cases: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 the US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4, 2008, pp. 477-514; Giacomo Luciani,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Croom Helm, 1987, pp. 63-82.

还诱使政府减少对其他产业的支持，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下行，这一病理机制还被专门冠以“食利者效应”（Rentier Effect）。^①

其二，能源生产及出口国往往更容易爆发冲突，阻碍经济发展。保罗·科利尔与安科·霍夫勒等人的大量研究表明，丰饶的能源储量与巨额的能源收益极易诱发大规模冲突甚至国内战争，然而其诱发机制则不尽相同。^②首先，能源储量的发现或“意外之财”式的巨大收益激起地方民众、分裂势力、少数族裔等的极大贪欲，诱使其发动旨在控制能源的武装斗争。^③其次，能源出口收益或者对能源厂商的劫掠，均为上述群体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进而使其有能力通过武力反抗中央政府的统治，客观上也延长了冲突持续的时间，扩大了冲突的破坏力。^④再者，詹姆斯·费伦与戴维·莱廷认识到，能源收益的“食利者效应”削弱了国家能力，致使庇护丛生、科层制效率低下、国家意志的投射力下降，最终羸弱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和内战之中。^⑤此外，能源开发所导致的负外部效应、能源分布集中于少数族裔聚居区、丰富的能源储量往往会吸引其他国家支持本国的反叛武装等其他机制，都会引发或加剧冲突。^⑥由上述不同机制所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与内战

① Michael 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3, 2001, pp 332-335.

②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2004, pp 587-589;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Resource Rents, Governan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4, 2005, pp 625-633;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81-87; Michael L. Ross,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p 145-146.

③ Michael L. Ross, “A Closer Look at Oil, Diamonds, and Civil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06, pp 280-281;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cession”,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https://ora.ox.ac.uk>

④ Michael L. Ross, “A Closer Look at Oil, Diamonds, and Civil War”, pp 281-282;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1, 2004, pp 42-45, 52-55; Jean-Paul Azam, “Looting and Conflict Between Ethnoregional Groups: Lessons for State Form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131-153.

⑤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 81.

⑥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pp 56-64;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87—89页；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3, 2017, pp 363-369.

明显抑制了生产活动，模糊了产权边界，杀伤了劳动力人口，进而拖累了经济增长。^①

其三，制度薄弱低效而非能源本身才是“能源诅咒”的根本成因。道格拉斯·诺斯与德隆·阿西莫格鲁等指出，国内制度的差异是造成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良好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投资、限制精英、提供公平的机会，有助于经济发展，薄弱低效的制度则导致官僚机构失灵、腐败丛生、法治淡薄。^②大多数能源生产与出口国陷入“能源诅咒”并非能源本身所致，而是因为国内制度薄弱低效。相反，挪威、博茨瓦纳等少数例外能够逃离“能源诅咒”，也是因为其设计并实行了良好的国内制度。^③特别是凯文·崔等学者注意到制度健全与能源开发的节点效应，指出国内制度健全后的能源开发并不会诱发“能源诅咒”，反之则会导致“能源诅咒”。^④总之，“能源诅咒”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制度诅咒”。

其四，丰富的能源储量扭曲了政府的决策，激励其撕毁与外国厂商签订的协议，由此所导致的声誉丧失削弱了外国厂商的投资意愿，进而有损本国经济增长。内森·詹森与诺埃尔·约翰斯顿指出，有丰富能源储量的国家天生就容易吸引外国厂商对其能源产业进行投资，这使得该国政府相对于外国能源厂商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忽视后者的合法利益，并违反与后者达成的合作协议。^⑤换句话说，丰富的能源弱化了政府履行合同、维护良好声誉的激励，直接加大了外国厂商对该国投资的政治风险，阻隔了能源甚至其他产业的厂商对该国进行投资，最终有损该国的经济增长。

① Roland Hodl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Fractionalize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0, No 6, 2006, pp 1367-1386.

②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47—161页；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8—108页；Daron Acemoglu, “Root Caus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40, No 2, 2003, pp 27-30.

③ Robert T. Deac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of Theory and Evidence*, p 83; Halvor Mehlum, Karl Moene and Ragnar Torvik,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6, No 508, 2006, pp 3-4.

④ Kevin K. Tsui, “More Oil, Less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Worldwide Crude Oil Discove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1, No 511, 2011, pp 89-115; Pedro C. Vicente, “Does Oil Corrup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West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2, No 1, 2010, pp 28-38.

⑤ Nathan M. Jensen and Noel P. Johnston, “Political Risk, Reputa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6, 2011, pp 662-688.

总的来看，在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内对“能源诅咒”成因的研究同样卷帙浩繁。虽然这些研究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但大多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过度简化了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结构与行为体构成，将国内行为体约化、二分为政府与能源厂商，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厂商与行为体。^①实际上，非能源产业在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结构中同样重要，其产业联盟作为“有组织利益”完全能够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竞争性影响。^②第二，以“政府是理性的、单一的、不更迭的”为潜在假设，过度强调了政府对租金等经济激励的回应，忽视了选举等政治过程以及巩固统治等政治目标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实际上，对大多数能源出口国而言，维持现政权的统治、巩固统治者与执政党在下次大选中的优势地位，要远比榨取能源厂商的租金重要得多，然而这些都被既有研究所忽视。

二、“能源诅咒”成因的产业联盟解释：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联盟分析特别重视不同产业或阶级对政策制定的竞争性影响及其政治过程，进而能够有效避免上述两个被忽视的问题，由此为“能源诅咒”的成因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具体而言，社会联盟分析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阶级联盟分析与产业联盟分析。前者滥觞于以生产要素为分析单位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Heckscher-Ohlin-Samuelson Model），并在罗纳德·罗戈夫斯基的改造下形成了以分析土地、劳动与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以及这三种要素所属阶级联盟实力强弱为核心的分析框架。^③后者发轫于以

① 虽然部分研究还关注到了少数裔族群、地方民众、反叛武装等第三类行为体，但此类研究对能源出口国国内经济结构与行为体的约化、抽象仍然太过简单。

② Sarah M. Brooks and Marc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pp. 291-292. 另外，以高度依赖能源产业的委内瑞拉为例，该国约七成GDP仍由非能源产业创造，显然非能源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非能源产业联盟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均不能被忽视。详见 David R. Mares and Nelson Altamirano, “Venezuela’s PDVSA and World Energy Market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Determining Its Behavior and Influence”,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March 2007,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media/files/page/9c4eb216/noc_pdvsa_mares_altamirano.pdf.

③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贸易部门为分析单位的李嘉图—维纳模型 (Ricardo-Viner Model), 并经由彼得·古勒维奇与杰弗里·弗里登的发展, 形成了以国家内部特定产业的政策偏好、实力对比、收益情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① 虽然迈克尔·希斯考克斯试图将阶级联盟分析与产业联盟分析整合进以要素流动性为变量的统一框架中, 但在要素流动性难以考察的情形下, 上述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盟分析仍然泾渭分明。^② 不难发现, 社会联盟分析为“能源诅咒”成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 但需要明确究竟要依托阶级联盟分析还是产业联盟分析来建立因果机制。

综合来看, 产业联盟分析的微观基础更适于“能源诅咒”成因探析, 其分析的精确性也要更胜一筹。首先, 阶级联盟分析在考察两种以上要素时将变得模糊不清。其次, 政治过程周期往往较短, 而要素流动周期则较长, 这使得阶级联盟分析在考察政治过程时往往效果不彰。^③ 最后, 阶级联盟分析以土地、劳动与资本为微观分析基础, 这种简单的三分法太过宏观模糊, 忽视了上述要素所有者和阶级内部的巨大分歧。^④ 显然, 阶级联盟分析在解释复杂的经验世界时往往因太过模糊而力不从心, 特别是在考察“能源诅咒”成因这一聚焦于具体产业的议题时, 这一缺陷尤为显著。相比之下, 产业联盟分析则更为精确细致, 因而本文依托产业联盟分析建立分析框架。

产业联盟是由同属一个产业的从业者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影响政府及其决策来扩大该产业所有从业者的利得。虽然不同国家

①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8, No 2, 1977, pp. 281-313;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 袁旭明、朱天飏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 第46—55页; Jeffre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pp. 425-451; 杰弗里·弗里登:《货币政治: 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孙丹、刘旭东、王颖樑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 第1—42页。

②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 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 于扬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71页。

③ Jeffre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 436. 相关梳理和评述详见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 2008年第2期, 第67—69页。

④ 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 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89—94页;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 王茁、顾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 第111—142页; 彼得·霍尔:《驾驭经济: 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刘骥、刘娟凤、叶静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74、299页。

内部产业联盟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一国内部的各个产业联盟都试图在影响政府及决策的“锦标赛”中占据更大的优势，与政府结成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①然而由于实力的差异，不同产业联盟对政府的影响力大小、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相同。一般来说，缴纳更多税收、从业人数更多的产业联盟实力更强，其对政府的影响力更大，与政府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因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更受制于该产业联盟的影响。对产业联盟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考察能源与其他产业对政府的竞争性影响及其政治过程，从经验层面上看，一国拥有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与其陷入“能源诅咒”的高度相关性，更意味着产业联盟分析极为必要。^②基于此，本文拟重点考察能源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以及政府对能源产业联盟的依赖程度，并据此发掘“能源诅咒”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总的来看，在下述三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一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能源诅咒”。

其一为“生成效应”，即能源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政府或政治家在财税收入、公共服务、选举动员上对能源产业联盟形成了病态的依赖，由此诱发了“能源诅咒”。从根本上讲，现代化的起点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内部产业联盟的实力对比存在差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指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速度、生产结构、组织方式诸方面都差异明显。^③在英国等现代化起点较早的国家中，各个产业通过技术革新与贸易盈利自主发展，这种“原生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各个产业及其产业联盟相对均衡。在俄国等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并通过政府采购、提供补贴和信贷、承诺收益、直接干预等方式，刺激钢铁、能源、军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这种“追赶型”的干预发

①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第48—55页；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p. 283.

② 关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与一国陷入“能源诅咒”的相关性分析，参见本文定量分析部分。

③ 格申克龙承认，对于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评价标准、经济落后的程度难以进行精准衡量，但是通过简单的定序排列，就能够对其加以区分和识别。参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4页。除了格申克龙，多位学者也注意到现代化起点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家发展模式的根本性不同。参见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5页；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203页；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 2010, pp. 886-917.

展模式明显加强了少数产业及其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①迈克尔·曼与阿图尔·科利等进一步指出,虽然后发国家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但政府干预经济并大力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尤为普遍。^②就能源产业而言,其因具有战略性和投资集中性的特点而得到了后发国家政府的额外关注与强力扶持,在政府的推动下,能源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往往远超其他产业,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客观上也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③

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的大力扶持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而后的商业或政治活动则非本意地将整个国家拖入“能源诅咒”的泥淖之中。首先,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诱发了“税汇陷入”。虽然能源产业的开发成本极高,但其投资回报也十分惊人,统计显示能源产业的人均净产出往往百倍甚至千倍于其他产业。^④由此,能源产业联盟不仅自身获取了高额的商业利润,其还如同“摇钱树”一般为政府缴纳了充盈的税款,创造了大量外汇。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政府“陷入”其中,一方面继续扶持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增强其纳税和创汇能力,另一方面逐渐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⑤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越强,“税汇陷入”就越明显,以至于最终政府无意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支持并向其征税。这些产业中尤以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业等轻工业所遭受的消极影响最为显著,然而正是这些产业的发展拉开了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序幕。^⑥换句话说,“税汇陷入”

①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9—63页。

②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5, No 2, 1984, pp 185-213; 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15、168—176、181—220页;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飏、黄琪轩、刘骥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28页。

③ 能源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具体表现在联盟规模更大(从业者人数更多)、缴纳的税款或创造的外汇收入更多、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对选举结果能带来更大的影响。

④ 从格申克龙对1937年保加利亚工业净产出的统计,就可以管窥能源产业人均净产出之高远非其他产业所能企及。当年能源产业人均净产出为277290个货币单位,相比之下人均净产出第二高的面粉产业仅为5805,所有工业人均净产出的平均值仅为2139。详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255页。

⑤ Michael L. Ross, *Timber Booms and Institutional Breakdown in Southeast Asia*, pp 32-42; Michael L. Ross,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pp 27-62; М. А. Яценко, *Нефть во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России*,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6, p 85.

⑥ Michael L. Ross, “Oil, Islam, and Wom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2, No 1, 2008, p 108.

使得能源出口国的政府很难推动非能源产业的发展，其自然难以摆脱“能源诅咒”。

其次，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导致了“补贴分异”。虽然政府因“税汇陷入”并不热衷于为其他产业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但其往往要求作为“产业之王”的能源产业及其产业联盟承担远超于一般社会责任的公共职责，甚至与政府共同履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再分配职能，通过能源价格补贴的方式向其他产业联盟派发福利。^①然而，这一旨在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努力却使得本已畸形的产业分布更为扭曲，交通运输业、汽车工业与装备制造业享受价格补贴的优待，而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绝大多数产业联盟则鲜有获益。显然，试图带动其他产业联盟发展的努力不仅因“补贴分异”而效果不彰，政府也因倚重能源产业联盟承担公共职能而进一步丧失了改善产业布局进而摆脱“能源诅咒”的能力。

最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加深了其与政治家之间的“投桃报李”效应。^②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能够聚集更多的资源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其对特定政治家的支持也更容易帮助后者在选举中获胜。^③由此，能源产业联盟能够为特定政党或政治家捐献更多经费，组织或参与更有影响力的拉票运动，公开宣称支持更能引领选民的投票倾向，以此帮助政治家赢得选举。^④另外，在政治家谋求连选连任时，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在收买和分化其他竞争者上也作用显著。^⑤能源产业联盟大力支持政治家绝非慈善行动，相反其以政治家胜选后的“投桃报李”为条件。因此，政治家当选后往往会继续大力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此举在进一步强化能源产

① David R. Mares and Nelson Altamirano, “Venezuela’s PDVSA and World Energy Market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Determining Its Behavior and Influence”.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投桃报李”机制并不适用于部分实行专制君主制的国家，在这一政体类型下，政治家无需参与选举。

③ 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7—25页。

④ 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87—89页。

⑤ Colom-Jaén and Alicia Campos-Serrano, “Oil in Chad and Equatorial Guinea: Widening the Focus of the Resource Curs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5, No 4, 2013, pp 587-588; Hootan Shambayati, “The Rentier State,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aradox of Autonomy: State and Business in Turkey and Ir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1994, pp 307-311; Sarah M. Brooks and Mare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pp 281-285.

业联盟实力的同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税汇陷入”与“补贴分异”。在如此往复的循环中，能源出口国逐渐落入“能源诅咒”并且越陷越深。

由此可得假说一：当其他条件不变，相较于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容易产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后者更容易将该国拖入“能源诅咒”。

其二为“巩固效应”，即专制与威权政体（包括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于政府漠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关于重新分配资源、调整产业支持政策等的诉求，进而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上述紧密关系。然而在讨论专制与威权政体有助于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之前，有必要解决内生性问题，即必须排除能源产业的发展与能源产业联盟的壮大导致专制与威权政体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早期的大量研究都将能源出口国实行专制或威权政体归结为能源收益在加强统治者实力的同时，限制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得出“石油和矿产资源是反民主”的结论。^①不可否认，能源贸易扩大与能源价格上涨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强化威权统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能源开发与能源产业联盟的壮大孕育了威权和专制政体。^②新近更为精细化的研究一再证明，对于能源开发和出口的依赖并不会导致一国实行威权和专制政体，甚至还有可能是“民主的福音”，相反政体类型的选择很可能是由宗教、历史等其他后门路径（Back-Door Path）所决定。^③

一般来说，相较于民主政体，专制和威权政体使得政府更容易抗拒社会团体表达不满的呼声和改善现状的诉求。^④其原因在于在专制或威权国家，政府首先可以通过强力手段直接压制抗议、游行等社会运动，其次可以通过

① Michael 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pp. 325-361.

② 关于能源开发与威权统治关系的公允探讨，可参见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第78—105页；Thomas L. Friedman, “The First Law of Petropolities”,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6, pp. 28-36.

③ Sarah M. Brooks and Mare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pp. 279-311; Stephen Haber and Victor Menaldo, “Do Natural Resources Fuel Authoritarianism? A Reappraisal of the Resource Cur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1, 2011, pp. 1-26.

④ 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威权国家中，政府的回应性、干预社会团体的方式、经济绩效等均不尽相同。本文不再进一步细分专制和威权政体的类型，只讨论更具一般性的规律。详见田野、陈兆源、熊谦：《国际贸易、初始威权政体类型与民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98—104页。

舆论监督或思想灌输来干预呼声表达，最后完全可以漠视改善现状的诉求。^①因此，在专制或威权国家中，虽然多个产业联盟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表达对政府产业政策的不满，并要求重新分配资源，但政府很可能漠视或压制这些诉求，并继续保持依赖能源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专制与威权政体有助于巩固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但这也会导致摆脱“能源诅咒”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

由此可得假说二：当其他条件不变，相较于实行民主政体的能源出口国，实行专制或威权政体（包括选举式威权政体）的能源出口国更容易陷入“能源诅咒”。

其三为“放大效应”，即出口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能源出口，进一步扩大了能源产业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虽然化石能源的国际贸易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能源诅咒”才作为重要的经验现象和学术困惑进入人们的视域。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出口条件的改善高度相关。^②一方面，港口及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以及由技术革新而带来的远洋货轮的运输量与速度提升，改善了能源贸易的硬件条件。^③另一方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个回合的谈判大幅削减了关税壁垒，极大便利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商品贸易。^④

出口条件的改善在促进能源出口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古典西方经济学与社会联盟理论的大量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有利于充裕要素的使用者而有损于稀缺要素的使用者，国际贸易的开放将使这种分

^① Dina Bishara, “The Politics of Ignoring: Protest Dynamics in Late Mubarak Egyp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3, No. 4, 2015, pp. 958-975. 相比之下，其他产业联盟与社会团体在民主国家中通过示威游行表达不满则往往令政府作出让步。参见 Anaid Flesken and Annegret Kuhn, “Local Politic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Natural Resources, Interest Heterogeneity and Protest in Bolivi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s Science*, Vol. 52, Issue 2, June 2019, pp. 1-19.

^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关注出口条件的短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由战争冲突、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引起），而是关注出口条件的长期变化趋势。

^③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Seaborne Trade by Types of Cargo and by Group of Economies, Annual”,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④ 约翰·巴顿、朱迪斯·戈尔斯坦、蒂莫西·乔思林、理查德·斯坦伯格：《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与WTO体制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廖诗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51页。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税在一国税收中的比重已大幅降低，参见 World Bank, “Tax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 of revenu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GC.TAX.INTT.RV.ZS>.

配效应扩大化。^① 由此，出口条件的改善使得本已占据优势的能源产业联盟获得更多收益，并进一步扩大其相对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正是这种实力优势的扩大放大了“能源诅咒”的“生成效应”，进而使得能源出口国更容易陷入“能源诅咒”。

由此可得假说三：当其他条件不变，出口条件越便利，能源出口国就越容易陷入“能源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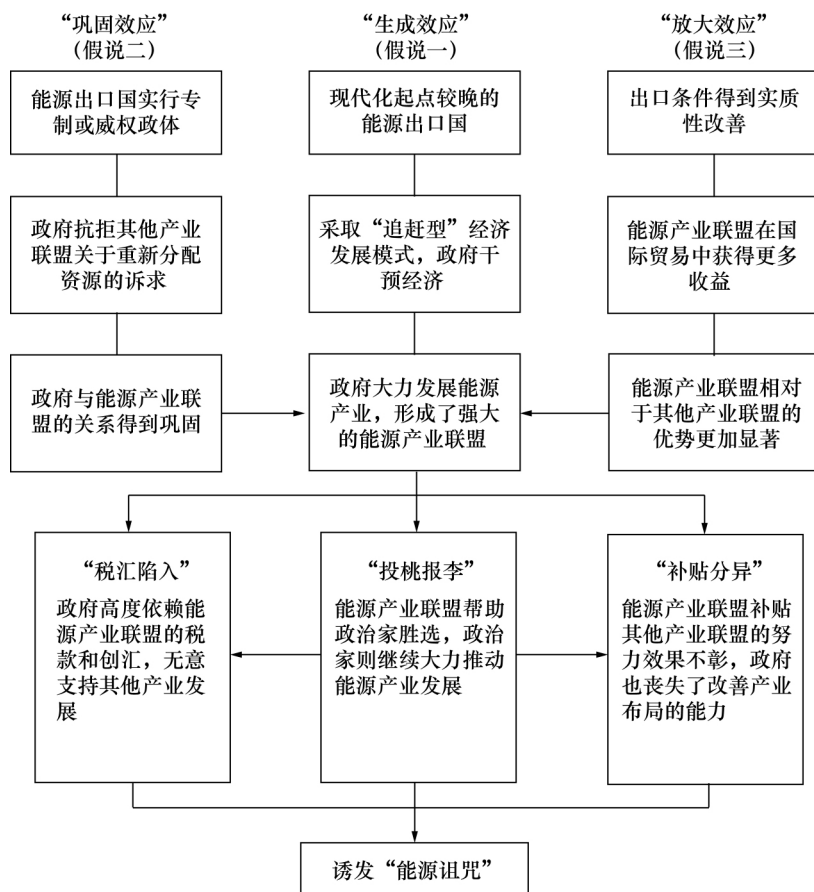


图-1 “能源诅咒”因果机制及假说逻辑示意图

^①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马克·梅里兹：《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丁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页；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第4—6页；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第13—25页。

三、对“能源诅咒”产业联盟 解释的定量检验

基于约翰·克雷斯维尔等关于混合实证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操作要求，本文拟通过“一致性平行实证检验”对上述三个假说进行检验。该检验要求分别开展互不影响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即分别搜集数据、资料并开展论证，实现实证结果的互证和对假说的双重检验。^① 本部分利用定量模型对假说加以检验，第四部分则为独立的案例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上文的论证，在此需要选取变量并将其操作化。首先，因变量为经济增长速度（ gr ）。能源出口国长期经济增速较快表明该国获得了“能源祝福”，长期经济增速较慢、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则表明其陷入了“能源诅咒”。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人均 GDP 增速来衡量。

其次，中间变量为能源产业联盟实力（ ec ）。斯蒂芬·范·埃弗拉指出，中间变量是由自变量引起并引发因变量的变量，能源产业联盟受三个自变量影响并影响因变量，因而可以被视为中间变量。^②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量，然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通过一国能源出口占其 GDP 的比重进行测量。^③ 本文把能源产业联盟实力 ec_{it} 定义为 t 年度 i 国的燃料出口占 GDP 的比重，由燃料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和商品出口额占 GDP 比重计算得到。

再者，三个自变量分别为现代化起点（ ms ）、政体类型（ rt ）、能源出口条件（ ec ）。第一，现代化起点早晚通过内生性较低的国民预期寿命的哑变量进行测量。 ms_i 是后发现代化哑变量，如果国家 i 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即 i 国 1961 年国民预期寿命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值，则

^① John W. Creswell and Vicki L. Clark,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2011, pp. 69-82.

^②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

^③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能源产业产值、税收数据未公开甚至未统计，由此获得相应数据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即便其余国家分别提供了上述数据，但这些数据也因采集的标准和质量不同而失去了横向可比性。就现有的数据来看，一国能源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与能源产值占该国 GDP 的比重以及能源税收占该国税收的比重，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

m_{si} 记为 1, 否则记为 0。第二, 政体类型可以通过 Polity IV 项目评分转换为哑变量进行测量。 rt_{it} 是政体类型的哑变量, 如果国家 i 在 t 年度实行威权或专制政体, 即 i 国的评分低于 0, 则 rt_{it} 记为 1, 否则记为 0。第三, 基于消除内生性的考量, 能源出口条件使用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年度全球平均值的连续变量衡量。^① ec_{it} 是国家 i 在 t 年度所面对的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全球平均值。

最后, 本文还纳入了一些重要的协变量以提高定量检验的可靠性。一是石油价格 (pr)。石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与之挂钩的天然气价格, 而石油与天然气价格越高, 越可能提升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二是能源丰裕度 (ea)。能源丰裕度则通过某国石油与天然气总储量来衡量, 其中天然气储量根据热值转化为油当量。一般认为, 能源储量越丰裕的国家越容易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② 三是一些社会经济协变量, 包括重大自然灾害 (ca)、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fi)、制度质量 (rq) 和政治稳定性 (ps)。关于变量的数据整理如表-1 所示。

除自变量、因变量及协变量外, 还需明确定量检验的样本及其筛选标准。本文基于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库, 按照是否蕴藏可观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是否为石油和天然气净出口国这两项标准筛选出 46 个国家。^③

① 为了避免相关国家某些时段数据缺失造成口径的前后不可比, 本文对计算全球平均值的国家进行了筛选。纳入统计篮子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瑞士、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科威特、莱索托、毛里求斯、挪威、秘鲁、葡萄牙、新加坡、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美国、南非。需要说明的是, 在国际贸易并未明显收缩的情况下, 关税占税收比重降低的原因只可能是关税税率降低, 由此这一指标可以用作衡量关税税率水平。

② 相较于能源产量, 能源丰裕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减变量内生性问题。详见 Ramez Abubakr Badeeb, Hooi Hooi Lean and Jeremy Clark,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Thesis: A Critical Literature Survey”, pp. 130-132; Christa N. Brunnschweiler, “Cursing the Blessing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3, 2008, pp. 399-419.

③ “是否蕴藏可观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旨在衡量一国的能源禀赋并进行筛选, 较之“是否出口能源”更好地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可观的规模”参考英国石油公司数据库的标准, 将阈值设置为占全球石油或天然气储量的 0.1%, 如果一国的储量高于这一数字, 则被纳入样本。“是否为石油和天然气净出口国”旨在剔除那些虽然能源禀赋丰富但本质上是能源进口国的国家, 这些国家因为是能源净进口国, 实际上并不真的依赖通过出口能源而发展经济, 因此既不会出现“能源祝福”也不可能落入“能源诅咒”。如果一国为能源净出口国, 则可被纳入样本。上述两个条件的交集共有 46 个国家, 分别是: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文莱、加拿大、乍得、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缅甸、荷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刚果(布)、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苏丹、苏丹、叙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阿联酋、英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数据库参见: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all Data, 1965-2018”, Britain Petrol,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

表-1 变量名称、数据说明及数据来源

分类	变量名称	含义	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
核心变量	<i>gr</i>	经济增长速度	人均 GDP 增长速度	世界银行
	<i>ecp</i>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	燃料出口额占 GDP 比重，由燃料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和商品出口额占 GDP 比重计算而得	世界银行
	<i>ms</i>	现代化起点哑变量	通过该国 1961 年国民预期寿命是否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来确定	世界银行
	<i>rt</i>	政体类型哑变量	通过该国 Polity IV 评分是否小于等于 0 来确定	Polity IV 项目
	<i>ec</i>	能源出口条件	关税占税收比重的年度全球平均值，由统计数据前后可比国家的数据计算而得	世界银行
控制变量	<i>pr</i>	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年度均值	BP 能源统计年鉴
	<i>ea</i>	能源丰裕度	油气储量，天然气储量经热值换算转换为油当量	BP 能源统计年鉴
	<i>fi</i>	投资水平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	世界银行
	<i>ca</i>	重大自然灾害	该国境内该年度是否发生超过 100 人死亡的重大自然灾害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事件”项目
	<i>rq</i>	制度质量	历年的“Estimate”数据	世界治理指数
	<i>ps</i>	政治稳定	历年的“Estimate”数据	世界治理指数

图-2、图-3、图-4 与图-5 呈现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① 图-2 展示了现代化起点早晚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数据的形式是哑变量还是连续变量，图-2 均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能源产业联盟实力明显要强于先发国家。

图-3 展示了政体类型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数据的形式是哑变量还是连续变量，图-3 均表明在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中，能源产业联盟实力明显强于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

^① 图-2、图-3、图-4、图-5 所使用的数据为 1980 年至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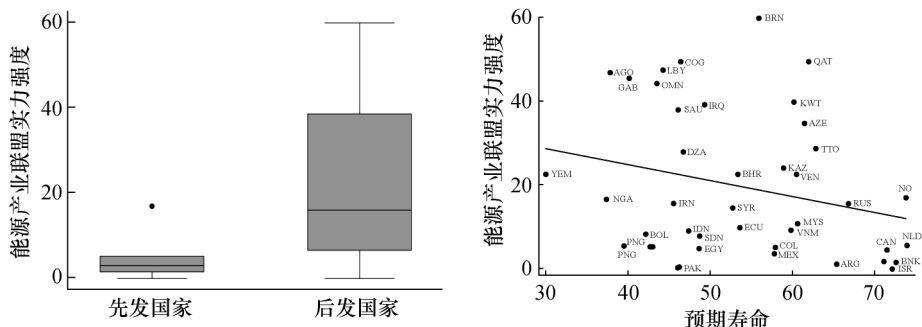


图-2 现代化起点早晚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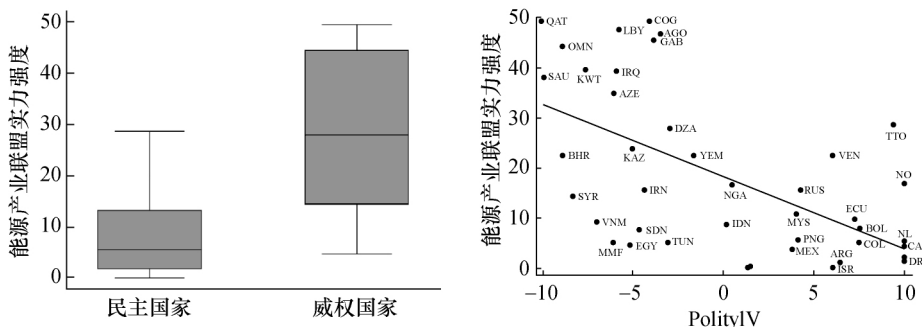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政体类型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②

图-4 展示了能源出口条件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无论是对所有能源出口国进行总体考察，还是对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进行分类考察，图-4 均表明能源出口条件改善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要比之前更强。

图-5 展示了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越强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越低，即陷入了“能源诅咒”。总的来说，关于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关系初步证明了三个假说的合理性。

① 左为哑变量，右为连续变量。
② 左为哑变量，右为连续变量。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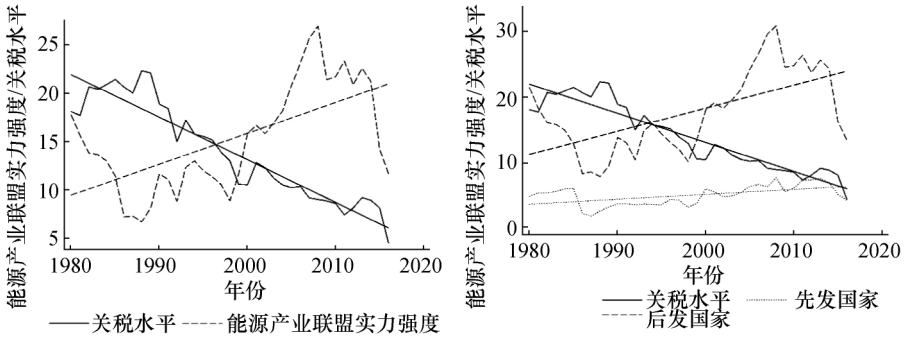


图-4 能源出口条件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关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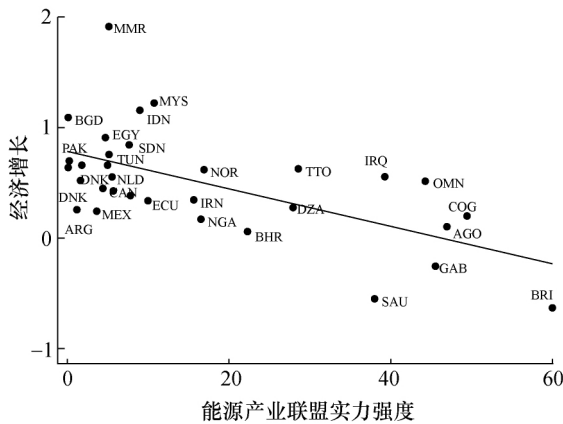


图-5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二) 回归设计与操作方法

如图-1所示，能源出口国陷入“能源诅咒”的因果机制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能源出口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出口条件改善，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在第二阶段，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诱使政府与政治家对其形成了病态依赖，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的定量设计与操作需要面向上述两个阶段并分

① 左为总体考察，右为分类考察。

别进行检验。

基于本文第三部分的三个假说，可以建立第一阶段回归方程：

$$ecp_{it} = \alpha ms_i + \beta rt_{it} + \gamma ec_{it} + \delta X + \varepsilon_{it}$$

其中， ecp_{it} 为 i 国在 t 年度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强弱， ms_i 为 i 国是否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 rt_{it} 为 i 国在 t 年度是否为威权政体， ec_{it} 为 i 国在 t 年度的能源出口条件， δX 为协变量。

第二阶段方程为：

$$gr_{it} = \eta ecp_{it} + \theta Z + \sigma_{it}$$

其中， gr_{it} 是 i 国在 t 年度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本文考察的是长期增长，采用短期增长的数据更容易导致遗漏变量所致的回归误差。参考前述文献对能源诅咒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考察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情况，即考察由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强弱所导致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国别差异。因此，第二阶段方程可以重写为：

$$gr_i = \eta' ecp_i + \theta' Z' + \sigma_i$$

以上两阶段回归模型合并后可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

$$gr_i = \lambda(\alpha' ms_i + \beta' rt_i + \gamma' ec_i) + \mu W + \xi_i$$

为了验证因果机制的第一阶段，本文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以解决异方差问题：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回归（OLSR）、聚类标准误的最小二乘回归（OLSC）和随机效应模型（RE）。由于核心解释变量 ms_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变量，在固定效应估计中无法识别，同时导致豪斯曼检验失效，此处取用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

为了验证因果机制的第二阶段，本文使用考察周期内经济总增长率来衡量某国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① 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变量使用的是考察周期内的年度平均值，而重大自然灾害使用的是累计值。^② 据此，本文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型，即 OLSR、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和广义矩估计（GMM），其中后两种工具变量模型是为

① 这种操作可参见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② 世界治理指数的数据不能覆盖全样本时间，但此处使用既有数据年度的平均值仍然可以达到区分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的目的。

了克服使用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带来的内生性问题。^① 为了与前文提出的假说相契合，此处使用了现代化起点哑变量、政体类型哑变量与能源出口条件，作为能源产业联盟实力的工具变量，从而将整个假说纳入工具变量回归进行检验。^②

在充分考虑数据质量的基础上，本文选取 1980 年至 2016 年的数据对三个假说进行检验。^③

（三）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首先，现代化起点哑变量的结果相当显著，这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更容易发展出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其次，政体类型哑变量也基本显著，这意味着威权国家更容易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最后，出口条件改善有利于强化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也完全得到了证实。就控制变量而言，本文佐证了石油价格上涨有利于产业联盟实力强化的共识，但并未证明能源储量丰裕与产生强大能源产业联盟之间具有必然性。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从回归 10 到回归 17 中，无论是普通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都表现出了稳健的负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还证明了三个自变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整体上证明了假说的合理性。

最后，本文还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④ 其一，调整现代化起点及政体类型的哑变量数据阈值，将上述阈值分别调整为 1961 年高收入国家国民预期寿命均值以及 Polity IV 评分中的 5 分。其二，使用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能源出口条件的另一种测量，在操作上使用时滞一年的数据，以降低使用这一指标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三，将数据时间跨度从 1980 年至 2016 年扩展至从 1960 年至 2016 年。^⑤ 稳健性检验表明，主要核心变量在多

① Ramez Abubakr Badeeb, Hooi Hooi Lean and Jeremy Clark,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Thesis: A Critical Literature Survey”, pp 130-132.

② 本文通过一国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作为其对出口条件改善的敏感系数对原数据进行了修正，这在统计上使得对出口条件的测量可用于第二阶段回归所选用的模型，同时也使得对出口条件的描述聚焦于能源出口条件。

③ 虽然部分数据最早可以回溯到 1960 年，但早期样本存在较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在后期的处理中，回归数据缺失的均不采取插值处理，缺失数据的样本也不纳入回归。

④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详细汇报三种稳健性检验各自的两阶段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原始数据及详细结果。

⑤ 稳健性检验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第二种方式而非原始回归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因在于关税占税收比重的数据仅能追溯至 1973 年，无法实现有效拓展数据时间跨度的目标。

表-2 第一阶段回归：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差异的多模型检验

	OLS (1)	OLSC (2)	RE (3)	OLSR (4)	OLSC (5)	RE (6)	OLSR (7)	OLSC (8)	RE (9)
<i>ms</i>	7.753*** (0.817)	7.753** (3.626)	14.957** (6.671)	7.793*** (0.815)	7.793** (3.589)	15.264** (6.7)	8.204*** (0.823)	8.204** (3.642)	15.370** (6.498)
<i>rt</i>	10.157*** (1.103)	10.157** (4.21)	2.263** (0.944)	9.861*** (1.076)	9.861** (4.18)	1.415 (0.89)	9.302*** (1.07)	9.302** (4.081)	1.777* (0.937)
<i>ec</i>	-0.815*** (0.088)	-0.815*** (0.182)	-0.487*** (0.049)	-0.590*** (0.089)	-0.590*** (0.172)	-0.288*** (0.049)	-0.419*** (0.088)	-0.419** (0.176)	-0.283*** (0.051)
<i>pr</i>				0.097*** (0.016)	0.097*** (0.018)	0.085*** (0.007)	0.106*** (0.015)	0.106*** (0.019)	0.087*** (0.007)
<i>ea</i>							0.061*** (0.007)	0.061*** (0.022)	-0.022** (0.011)
<i>_cons</i>	16.261*** (1.316)	16.261*** (3.528)	11.823* (6.19)	7.256*** (1.825)	7.256** (3.459)	3.907 (6.249)	3.076* (1.822)	3.076 (3.696)	4.108 (6.077)
<i>r2_a</i>	0.207	0.207		0.235	0.235		0.281	0.281	
<i>N</i>	1131	1131	1131	1131	1131	1131	1110	1110	1110

注：单元格第一分行为系数，第二分行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表-3 第二阶段回归：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多模型检验

	OLSR (10)	2SLS (11)	GMM (12)	OLSR (13)	2SLS (14)	GMM (15)	OLSR (16)	2SLS (17)	GMM (18)
<i>ecp</i>	-0.017*** (0.004)	-0.011** (0.005)	-0.010** (0.005)	-0.017*** (0.005)	-0.010* (0.006)	-0.011** (0.005)	-0.020* (0.006)	-0.016* (0.009)	-0.013 (0.009)
<i>ca</i>				0.016 (0.016)	0.025 (0.016)	0.021 (0.014)	-0.01 (0.026)	-0.005 (0.024)	0.002 (0.022)
<i>fi</i>				0.008 (0.019)	0.002 (0.017)	0.002 (0.016)	0.007 (0.018)	0.005 (0.016)	0.002 (0.016)
<i>rq</i>							-0.149 (0.155)	-0.116 (0.164)	-0.052 (0.147)
<i>ps</i>							0.02 (0.118)	-0.005 (0.113)	-0.02 (0.112)
<i>_cons</i>	0.781*** (0.099)	0.671*** (0.097)	0.631*** (0.05)	0.542 (0.391)	0.547* (0.326)	0.564* (0.322)	0.676 (0.428)	0.640* (0.365)	0.668** (0.337)
<i>r2_a</i>	0.343	0.303	0.284	0.328	0.266	0.283	0.345	0.331	0.285
N	32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注：单元格第一分行为系数，第二分行为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每个工具变量回归的过度识别检验均不显著，证明工具变量没有内生性。

个模型中仍旧显著。

综上所述，定量检验现已充分且稳健地表明，能源生产国的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出口条件改善，都有助于催生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而对能源产业联盟强大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更低，甚至出现负增长，由此陷入了“能源诅咒”。在上述三个条件相反的情况下，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更快，因而获得了“能源祝福”。因此，假说一、假说二、假说三分别得到了证实。

四、案例检验：委内瑞拉与俄罗斯陷入“能源诅咒”的成因

定量分析证实了因果效应的存在，但由于其所揭示的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因此仍需要通过案例分析来辨别和检视强大产业联盟诱发“能源诅咒”的因果机制。^①参考唐世平等提出的案例选择的一般性原则，本文从上述46个国家中选取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并对两国陷入“能源诅咒”的成因进行分析。^②研究表明，委内瑞拉与俄罗斯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晚导致其国内分别生成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正是由于能源产业联盟所诱发的“税汇陷入”、“补贴分异”和“投桃报李”拖累了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致使两国无法摆脱陷入“能源诅咒”的宿命。

（一）委内瑞拉陷入“能源诅咒”的成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出口对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消失，时至今日该国已彻底陷入“能源诅咒”的深渊。统计显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年出口量在1.1亿吨左右波动，约占其石油总产量的75%，约占其商品

^① John Gerr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2-48; 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格致出版社，2016年，第115—133页。

^② 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p. 37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案例分析并非“最相异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下的求同比较分析，而是两个个案分析。比较方法和案例分析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所遵循的操作要求也并不相同，详见高奇琦：《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4—5页；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 31-35。

出口总量的 88%，由此可见，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出口。^① 在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 2 美元暴涨至 42 美元，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并未在油价暴涨的重大利好下保持增长，反而自 70 年代中期明显放缓，甚至此后多次出现衰退。^② 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增速下滑更为明显，1971 年之后历年人均 GDP 平均增速仅为 0.06%。^③

伴随着石油产业的发展，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崛起，并成为影响该国经济走向与政治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 De Venezuela S. A., PDVSA）的员工以及其他数千家小型石油公司的员工，两者规模不断扩大，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1.3%（约 38.4 万人）。^④ 其中 PDVSA 被视为该国的“旗舰公司”，拥有 2267.6 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和 15.2 万名员工，而其他小型石油公司则围绕前者展开商业活动，由此 PDVSA 的员工在该国石油产业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⑤ 虽然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人口规模远逊于其他主要产业，但其不仅创造了该国 33% 的 GDP，而且缴纳税费的规模与干预选举结果的能力远非其他产业联盟所能企及。^⑥

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强大不仅仅源于石油出口的暴利，更得益于该国政府对石油产业的大力推动与持续支持。参照阿图尔·科利的划分，委内瑞拉与巴西一样同属于“分散的多阶级型后发国家”，并且在 20 世纪初正式进入现代化的轨道。^⑦ 20 世纪 20 年代，壳牌石油公司等西方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掀起了石油勘探和开发热潮，委内瑞拉也由此从一个出口咖啡和可可的

① World Bank, “Fuel Export (% of Merchandise Expor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X.VAL.FUEL.ZS.UN?locations=VE>.

② *Ibid.*

③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Growth (Annual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ZG?locations=VE>.

④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https://repositoria.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9867/1/S1500739_mu.pdf

⑤ “Fortune Global 500”, Fortune,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15/search/>.

⑥ John L. Hammond, “The Resource Curse and Oil Revenues in Angola and Venezuela”, *Science & Society*, Vol 75, No 3, 2011, p 354.

⑦ 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第 1—28、446—476 页。

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① 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委内瑞拉政府先后于1960年组建国家石油公司，1974年提出了以国有化为目标的“经济解放”口号，并最终于1976年实现了石油产业的国有化。^②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及之后的历届政府都将石油产业视为委内瑞拉经济发展的支柱，并且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PDVSA的商业活动，为后者提供了优先开发、垄断运营、低息贷款等政策支持。^③ 在国有化浪潮和政府强力支持的推动下，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而石油产业联盟的规模和实力也迅速壮大，最终成为该国其他产业联盟所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

然而，正是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触发了“能源诅咒”的“生成效应”。首先，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诱发了“税汇陷入”，致使该国政府在税收、创汇上形成了对前者的病态依赖。统计显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创造了该国逾半数的外汇储备，创造了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约九成外汇储备，缴纳的税收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约六成，而其所创造的石油利润中近八成由政府所得。^④ 委内瑞拉政府在财务上对PDVSA的依赖尤为严重，特别是当陷入财政困境时，政府不仅迫使PDVSA提前纳税，甚至还常常令其大规模购买政府的债券。^⑤ 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得政府“陷入”其中，后者在减少对其他产业联盟的财税依赖的同时，也忽视了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导致该国的“非石油经济”自20世纪

① 芦思姮、高庆波：《委内瑞拉：资源诅咒与制度陷阱》，《亚太经济》，2016年第5期，第75—77页。

② 石瑞元、曹柯、张文峰：《委内瑞拉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49页；曹柯：《委内瑞拉石油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5期，第31—34页；Osmel Manzano and Francisco Monald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Contract Renegotiation in Venezuela”, in William Hogan and Federico Sturzenegger, ed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rap: Private Investment Without Public Commitment*, The MIT Press, 2010, pp. 429-436; Joe Barnes and Matthew E. Chen, “NOC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March 2007,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media/files/page/a0c64ade/noc__us__foreignpolicy__barnes__chen__revised.pdf.

③ David R. Mares and Nelson Altamirano, “Venezuela’s PDVSA and World Energy Market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Determining Its Behavior and Influence”.

④ 石瑞元、曹柯、张文峰：《委内瑞拉经济》，第21—49页；Osmel Manzano and Francisco Monald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Contract Renegotiation in Venezuela”, p. 443.

⑤ David R. Mares and Nelson Altamirano, “Venezuela’s PDVSA and World Energy Market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Determining Its Behavior and Influence”.

80年代以来几乎毫无增长。^①

其次，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导致了“补贴分异”，其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的有差异的补贴扭曲了产业分布，而委内瑞拉政府调控产业布局的能力也被进一步削弱。自20世纪70年代末佩雷斯总统力推“播种石油”（Sembrar el Petróleo）计划起，委内瑞拉历届政府都要求石油产业联盟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补贴。^②此后这一补贴逐步升级，在乌戈·拉斐尔·查韦斯总统执政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仅PDVSA向其他产业联盟的补贴就相当于该国GDP的7.3%，以至于该公司向其他产业联盟补贴的支出远远高于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支出。^③然而，石油产业联盟补贴的惠及度在不同产业间存在明显差异，委内瑞拉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补贴被要求定向投放给低收入阶层，因而低收入人口就业集中的低端服务业、手工制造业以及农业等产业获益最大。相反，高端服务业、重工业（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所得到的补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真正有助于委内瑞拉经济持续增长的产业未能惠及补贴。^④更为严重的是，石油产业联盟“越俎代庖”，部分承担了资源再分配的职能，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改善产业布局进而摆脱“能源诅咒”上愈发无能和无为。

再者，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在选举中支持特定的政治家，而后者在胜选后则大力推动石油产业发展，双方“投桃报李”。委内瑞拉石油产业联盟在历次大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通常其捐献大量的竞选经费，自发召集或动员的公社委员会与玻利瓦尔小组（Circuitos Bolivarianos）更具组织性与影响力，控制着委内瑞拉主流电视台的舆论导向，这些优势远非其他产业联盟所能企及。^⑤由此，石油产业联盟所支持的政治家更容易胜选，并连选连任，

① Jonathan Di Joh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n Venezuela”, LS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 2004, <http://eprints.lse.ac.uk/28218/1/wp46.pdf>

② 芦思姮、高庆波：《委内瑞拉：资源诅咒与制度陷阱》，第76页。

③ 赵重阳：《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1页；John L. Hammond, “The Resource Curse and Oil Revenues in Angola and Venezuela”, p. 365;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Rol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s”, April 2007,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files/420/>.

④ John L. Hammond, “The Resource Curse and Oil Revenues in Angola and Venezuela”, pp. 362-370.

⑤ 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第93—97页。

而胜选后作为回报，政治家又推动出台支持石油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待。^①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不断强化石油产业联盟的经济优势与政治影响力，反过来又强化了“税汇陷入”与“补贴分异”，因此委内瑞拉不可避免地陷入“能源诅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短暂经济繁荣，委内瑞拉经济增长愈发乏力，“能源诅咒”的效应更为明显，也更难以摆脱。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委内瑞拉的蓬托菲霍以及之后的选举式威权政体，巩固了政府与石油产业联盟的依赖关系，由此带来了“能源诅咒”的“巩固效应”。蓬托菲霍政体不仅具有强烈的集权色彩，而且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民主”和“有限多元政治”，更为重要的是，蓬托菲霍政体为委内瑞拉的庇护主义和腐败提供了顶层制度的温床。^②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崛起后，蓬托菲霍政体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选举式威权政体。^③无论是蓬托菲霍还是选举式威权，两种政体都使得委内瑞拉政治家及其领导的政府对民众的不满不够敏感，对其他产业联盟要求调整经济政策的呼声缺乏回应，而对激进游行示威也更倾向于漠视或直接压制，相反其与石油产业联盟相互护持的紧密关系则受到加意保护。^④

另一方面，贸易关税的降低与油轮的升级明显优化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条件，进一步扩大了石油产业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由此产生了“能源诅咒”的“放大效应”。世界贸易组织“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后，货物贸易的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其中能源关税在所有大类商品中处于近乎最低水平。^⑤而美国等主要石油进口国也降低了石油进口关税或废除了进口配额制，石油国际贸易在低关税与低壁垒的刺激下蓬勃发展。^⑥

① David R. Mares and Nelson Altamirano, “Venezuela’s PDVSA and World Energy Market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Determining its Behavior and Influence”.

② 许丰：《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制度化及其缺陷》，《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0—104页。

③ 王晓玥、田野：《国际石油贸易扩张与选举式威权政体的巩固——基于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较研究》，第78—82页；Yonatan Morse, “The Era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pp. 164-165.

④ 许丰：《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制度化及其缺陷》，第100—106页；Zeeshan Aleem, “How Venezuela Went from a Rich Democracy to a Dictatorship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Vox,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vox.com/world/2017/9/19/16189742/venezuela-maduro-dictator-chavez-collapse>.

⑤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AHS Weighted Average (%)”, <https://wits.worldbank.org>.

⑥ 赵庆寺：《美国能源法律政策与能源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与此同时，得益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油轮的运载量、输出功率、适航性等均提升明显，载重约 10 万吨的阿芙拉型油轮和载重约 16 万吨的苏伊士型油轮，基本取代了载重在 5 万吨以下的中小型油轮，大幅提高了石油贸易的效率。^① 石油关税的降低与油轮的升级改善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条件，在增强石油产业联盟实力的同时，更拉大了其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距。^②

（二）俄罗斯陷入“能源诅咒”的成因

如果说委内瑞拉足以代表所有陷入“能源诅咒”的国家，那么俄罗斯则与这些国家格格不入。俄罗斯长达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大国在战争中的国家建构、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一流的科技研发能力，都意味着俄罗斯具有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有的发展优势，然而吊诡的是，本可依托这些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俄罗斯却也深陷“能源诅咒”之中。当前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年出口量分别约为 3.8 亿吨和 850 亿立方米，占其总产量的 72% 和 14%，两者相加占其商品出口总量的 58%。^③ 而自 1955 年苏联穿透冷战的铁幕向欧洲国家出口油气以来，油气在苏联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节节攀升，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超过 80%。^④ 由此可见，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的经济都高度依赖油气出口。然而，油气出口带来的并非“祝福”而是“诅咒”，过度依赖油气出口被视为导致苏联经济发展失衡、延缓改革进程并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近十年来俄罗斯的 GDP 年均增速仅为 0.9%，远远不及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国。^⑤

无论在苏联还是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苏联时期油气产业联盟由约三百多家国有联合油气企业的员工构成，在计划经

① Clarkson Research, “Shipping and Trade”, <https://www.crsi.com/acatalog/shipping-intelligence-network.html#SID=17>.

② 自 2006 年起，美国政府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此后制裁历经多次升级，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石油贸易的资产专用性非常低，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直接影响极为有限。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 76.

③ World Bank, “Fuel Export (% of Merchandise Export)”.

④ Sergei Ermolaev,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Oil and Gas Dependen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⑤ Мария Славкина, *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 Развитие нефтегаз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СССР в 1960–1980-е гг.*, Наука, 2002, p. 327;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RU>.

济模式下，与苏联政府的利益与行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①当前，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主要由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国家天然气公司（Gazprom）等国有油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Lukoil）等约十个巨型私有石油综合体以及其他小型私有油气公司的员工组成，规模约102万人，占俄罗斯总人口的0.7%。^②油气产业联盟创造了苏联约11%以及俄罗斯约33%的GDP，而且其缴纳税费的规模与政治影响力远非其他产业联盟所能企及。^③

苏联与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的强大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提升效仿与追赶先发国家的速度，沙俄财政大臣塞哥·维特自19世纪90年代起领导实施了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工业化的战略，并且重点刺激能源与钢铁产业的发展，此后沙俄油气产业便拥有国家干预的基因。^④沙俄的社会革命造就了“国家主导的民族工业化的政党国家”，此后的苏联政府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对油气产业的推动更是前所未有。^⑤在认知层面，苏联高层对油气产业的重视无以复加，赫鲁晓夫宣称“石油和天然气要优先发展”，勃列日涅夫则指出，“发展重工业要重视能源发展，能源是解决所有国民经济任务的前提条件。”^⑥在实施层面，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石油工业部、天然气工业部与地质部，负责通过计划、指导、调度和命令等方式推动油气企业的建设及其日常运营。^⑦为了革除苏联解体后油气产业私有化的诸多积弊，弗拉基米尔·普京自执政第二任期起力推政府介入油气产业的强硬政策，通过重新国

① 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② Matthew J. Sager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2000”,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2, No 3, 2001, pp. 155-158.

③ Clifford G. Gaddy and Barry W. Ickes, “Russia’s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in Michael Alexeev and Shlomo Web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ussian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09-340.

④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3—104页。

⑤ 同上书，第281页。

⑥ Юрий Аксютин,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 Росспэн, 2010, pp. 329-343; С. В. Мещерякова, Е. Е. Орлова, С. А. Фролов, *Правов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 России*, ФГБОУ ВПО «Тамб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p. 27.

⑦ Isabel Gorst, “Lukoil: Russia’s Largest Oil Company”,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March 2007,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media/files/page/993b42c4/noc_lukoil_gorst.pdf; Sergei Ermolaev,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Oil and Gas Dependen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有化、确立“战略性企业”、限制外国油气企业在俄经营等方式，重新确立了政府对油气产业发展的领导地位。^① 总之，沙俄、苏联与当前的俄罗斯政府均牢牢驾驭并大力推动油气产业的发展。在这种强力的支持下，油气产业联盟的规模和实力也迅速壮大，最终成为该国其他产业联盟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

苏联与俄罗斯国内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触发了“能源诅咒”的“生成效应”。首先，其诱发了“税汇陷入”，致使政府在税收、创汇上形成了对前者的病态依赖。20世纪60年代以来，油气出口成为苏联政府获取外汇的最重要方式，直至苏联解体时累计创造了60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换回了大量尖端的西方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② 数据显示，同期油气产业联盟所上缴的收益甚至相当于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40%。^③ 历经转轨之痛与金融危机的俄罗斯要比苏联更依赖油气产业联盟的纳税与创汇。2006年以来，油气产业联盟所缴纳的税收约占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的45%，特别是2004年俄罗斯执行新的税费制度后，油气产业联盟收入的59.5%以及净利润的91%都通过税收上缴政府。^④ 此外，得益于油气大量出口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顺差，油气产业联盟所创造的外汇甚至高达俄罗斯全部外汇收入的55%，不仅帮助俄罗斯政府摆脱了困扰其十余年的外债，而且还使其建立了由油气外汇收入支持的主权财富基金。^⑤ 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高效率的纳税和创汇使政府“陷入”

① 关雪岭、张猛：《普京政治经济学解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60—167页；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第87—101页；林卫斌、方敏：《能源管理体制比较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1—155页；Nina Poussenkova, “Lord of the Rigs: Rosneft as a Mirror of Russia’s Evolution”, The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of Rice University, March 2007,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files/3909>.

② John H. Gibbons and Charles N. Kimball, eds., *Technology and Soviet Energy Availabilit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r, 1981, p. 76; Sergei Ermolaev,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Oil and Gas Dependen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③ Matthew J. Sagers, Valeriy Kryukov and Vladimir Shmat, “Resource Rent from the Oil and Gas Sector and the Russian Economy”, *Post-Soviet Geography*, Vol. 36, No. 7, 1995, pp. 389-425.

④ 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第115—122页；Fiona Hill, *Energy Empire: Oil, Gas and Russia’s Revival*,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4, p. 13; Минфин России, “Ежегод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б исполнен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данные с 1 января 2006 г.)”, <https://www.minfin.ru/ru/statistics/fedbud/>.

⑤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马斯捷潘诺夫：《马斯捷潘诺夫文集：俄罗斯能源战略和国家油气综合体发展前景（第一卷）》，毕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9页；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第132—152页。

其中，后者在减少对其他产业联盟的财税依赖的同时，也忽视了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其他产业的萧条与市场的混乱令人瞠目。^①

其次，苏联油气产业联盟导致了“补贴分异”，扭曲了产业分布，并使得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延续至今。例如，1983年苏联油气产业联盟以每桶0.5美元的价格向其他产业联盟提供石油，而每桶油的开采成本为3.07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更是高达25.39美元，补贴后的国内价格仅为国际油价的五分之一。^②然而这种补贴并非雨露均沾，苏联的交通运输业、装备制造（军工制造业）、钢铁工业因直接或间接消耗油气而获利最大，农业也得到一定的补贴，然而与人民生活最相关的轻工业以及被视为未来之星的信息产业，则获益寥寥。^③如果说苏联政府对重工业和军工业的高度倚重扭曲了产业布局，那么油气产业联盟的巨额补贴则使这种扭曲积重难返，而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畸形的产业布局至今都未能从根本上改观，并且持续拖累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

再者，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在选举中支持特定的政治家，而后者在胜选后则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双方“投桃报李”。由国有油气巨头员工组成的产业联盟在1996年大选中拥护鲍里斯·叶利钦与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在此后的选举中又扮演了普京最坚定的支持者。^④卢克石油公司的瓦吉特·阿列克谢罗夫等私有油气公司的掌门人也争相表达对普京的支持，在多次大选中积极为后者的选战拉票造势。^⑤在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的支持下，普京多次胜选并连任，而胜选后力主推动一系列支持本国油气产业发展的政策，也使油气产业联盟获利巨大。这种“投桃报李”的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俄罗斯都被贴上了“权钱交织的油气国家”这一专属标签，而且还强化了“税

① 阿莉娜·莱德尼娃：《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后苏联时代政治与商业领域中的寻租行为》，王学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37—223页。

② John D. Grace, *Russian Oil Supply: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3-94.

③ Sergei Ermolaev,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Oil and Gas Dependen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④ Graham T. Allison and Matthew Lantz, "Assessing Russia's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assessing-russias-democratic-presidential-election>.

⑤ Martin Sixsmith, *Putin's Oil: The Yukos Affair and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Continuum, 2010, pp. 59-90; Isabel Gorst, "Lukoil: Russia's Largest Oil Company",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media/files/page/993b42c4/noc_lukoil_gorst.pdf

汇陷入”与“补贴分异”。^①

总的来看，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触发了“能源诅咒”的“生成效应”，而苏联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则护持政府与油气产业联盟的紧密关系，由此带来了“能源诅咒”的“巩固效应”。苏联的政党国家政体有效地维系产业联盟之间的稳定关系，油气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接受同一权威的领导并各司其职，后者没有必要也没有渠道去表达对前者卓越地位的不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发展了以竞争性选举为重要标志的民主政体，但其政体演变却呈现出明显的威权化倾向。^②选举式威权政体能够明显降低观众成本与政府的回应性，虽然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境内多次上演，要求打破油气垄断、降低油气暴利、缓解贫富分化、调整产业政策与利益分配，其中2004年6月、2012年1月游行抗议规模之大颇为罕见，^③但是这些游行示威很难取得效果，油气产业联盟与政府的紧密关系依然如故，政府大力支持油气发展的干预政策也未出现任何转变。

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起呈现出陷入“能源诅咒”的轻微症状，而90年代至今俄罗斯“能源诅咒”的病状则严重得多。俄罗斯不仅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对“能源诅咒”的抗拒，更重要的是，出口条件的改善扩大了油气产业联盟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由此产生了“能源诅咒”的“放大效应”。一方面，油气关税壁垒的降低、进口配额的逐渐废除、油轮运输效率的提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普及，均改善了俄罗斯油气的出口条件。另一方面，冷战之后俄罗斯逐渐融入了统一、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大幅降低。当前俄罗斯油气的出口国早已超出了西欧国家与“经互会”国家的狭隘范畴，其出口量比苏联时期的出口峰值还要高76%。^④这两方面因素明显改善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条件，扩大了油气产业联盟相较于其

^① Marshall I.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93-105.

^② Polity IV Project, “Authority Trends, 1946-2013: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rus2.htm>.

^③ Fiona Hill, *Energy Empire: Oil, Gas and Russia's Revival*, pp 42, 49; Thane Gustafson, “Putin's Petroleum Problem: How Oil Is Holding Russia Back and How It Could Save It”,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6, 2012, pp 83-84.

^④ Мария Славкина, *Нефтегазовый фактор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1939-2008*, *Весь мир*, 2015, p 314; Britain Petrol,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使俄罗斯更深陷于“能源诅咒”之中。

综上，如表-4 所示，委内瑞拉与俄罗斯均终究未能摆脱陷入“能源诅咒”的宿命。

表-4 委内瑞拉与俄罗斯陷入“能源诅咒”的成因

	委内瑞拉	俄罗斯
现代化起点	20 世纪初，现代化晚	19 世纪 50 年代，现代化较晚*
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	追赶型模式，政府“驾驭经济”	追赶型模式，政府“驾驭经济”
产业联盟实力对比	石油产业联盟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	油气产业联盟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
生成效应（“税汇陷入”、“补贴分异”、“投桃报李”）	政府依赖石油产业联盟创汇纳税，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靠石油产业联盟补贴低端服务业等低收入阶层集中的产业，削弱了自身改善产业布局的能力。政治家倚重石油产业联盟在选举中的支持，胜选后通过大力支持后者发展作为回报	政府依赖油气产业联盟创汇纳税，忽视了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公共服务。苏联政府依靠石油产业联盟补贴重工业，路径依赖使得俄罗斯产业失衡积重难返。政治家倚重石油产业联盟在选举中的支持，胜选后通过大力支持后者发展作为回报
巩固效应	蓬托菲霍与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于政府漠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的不满，巩固其与石油产业联盟的关系	选举式威权政体有助于政府漠视或压制其他产业联盟的不满，巩固其与石油产业联盟的关系
放大效应	石油进口关税降低与油轮运输能力提升，石油产业联盟因获益更多而扩大了对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	油气进口关税降低、油气海运能力提升、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油气产业联盟因获益更多而扩大了对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
结果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产业，但增长趋于停滞，陷入“能源诅咒”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产业，但增长缓慢，陷入“能源诅咒”

* 虽然俄罗斯现代化的起点远早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其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与后者却更为相似。

结 论

丰富的能源储量与大规模的能源出口并未如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祝福”，相反很有可能是拖累经济增长的“诅咒”。为了探讨“能源诅咒”的成因，经济学家与政治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如果不找回被剔除的政治变量，重新发现被过度简化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跟踪国内政治进程，那么“能源诅咒”的真正成因就很难被发掘并得到阐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联盟理论不仅为国内结构和政治过程分析提供了舒适区，而且作为其分支的产业联盟分析，更在“能源诅咒”成因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能源出口国的产业联盟分析框架，旨在分析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强弱以及其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倾向于深度介入并大力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由此催生了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而在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中，政府能够抗拒或漠视其他产业联盟的不满及调整现有政策的诉求，进而巩固能源产业联盟的既有优势。而能源关税的降低与航运效率的提升，则客观上强化了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可以说，现代化起点较晚、实行威权政体、能源出口条件改善的能源出口国更可能形成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

“能源诅咒”的成因正在于，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缴纳了巨额税款、带来了巨额外汇，致使政府对其形成了病态的依赖，并无意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公共服务并推动后者发展。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为其他产业联盟提供的补贴，扭曲了本已失衡的产业布局，而政府也因过度倚重前者承担再分配的职能，逐渐丧失了改善产业布局的能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能够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政治家倚重前者的支持，并且在胜选后继续大力支持能源产业发展作为回报。简而言之，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所带来的“税汇陷入”、“补贴分异”、“投桃报李”，诱发了其所在国的“能源诅咒”。显然，“能源诅咒”的成因绝不在于能源本身，而如果说上述三个效应是“能源诅咒”的直接成因，那么较晚开启现代化进程才是“能源诅咒”的真正根源。换句话说，“能源诅咒”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诅咒”，也正是现代化起点的

早晚，带来了能源出口国获得“祝福”与陷入“诅咒”的分流。

最后需要进行两点说明。其一，产业联盟分析对于探索“能源诅咒”的成因固然重要，但汇聚产业联盟偏好、传递政府偏好的产权制度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说产业联盟分析有助于阐明能源产业联盟为何具有强大的实力，那么产权制度分析则有助于分析能源产业联盟为何会甘于缴纳高额的税费，并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再分配职能，两种分析对于“能源诅咒”的解释缺一不可。实际上，罗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未来探寻“能源诅咒”成因真谛的钥匙。因此，笔者还需要分析能源出口国的产权制度诱发“能源诅咒”的机理，以继续这项未尽的研究。

其二，根据本文的论证逻辑，由于一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早晚已然先定且无法更改，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难逃陷入“能源诅咒”的宿命，然而个别后发能源出口国获得“能源祝福”的现实，表明仍需检视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因果机制。例如，比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开启现代化进程还要晚的赤道几内亚国内同样拥有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但该国经济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却实现了显著的增长。无论赤道几内亚经济增长的现实是对本文论证逻辑的暂时性背离还是强有力的证伪，其“逃离宿命”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本文的论证逻辑也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和完善。

（责任编辑：吴文成）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刊

刊名题字：江泽民
双月刊 1984年创刊

主 编 徐 坚
副 主 编 孙 吉 胜
执行主编 陈 志 瑞

编辑委员会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
王 帆（外交学院）
王逸舟（北京大学）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霍普金斯大学）
石 斌（南京大学）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
刘 丰（南开大学）
孙吉胜（外交学院）
庄嘉颖（Ja Ian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
江国青（外交学院）
达 巍（国际关系学院）
张清敏（北京大学）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巍（中国人民大学）
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达特茅斯学院）
苏 浩（外交学院）
苏长和（复旦大学）
陆伯彬（Robert Ross，波士顿学院）
陈志瑞（外交学院）
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庞 珣（清华大学）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俄亥俄州立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诺伊曼（Iver B. Neuman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勒格罗（Jeffrey W. Legro，弗吉尼亚大学）
康灿雄（David Kang，南加州大学）
傅泰林（Taylor Fravel，麻省理工学院）
普利奥（Vincent Pouliot，麦吉尔大学）
蒲晓宇（Xiaoyu Pu，内华达大学）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魏 玲（外交学院）

学术委员会

王 立 王 帆 王春英 石 毅 江国青 江瑞平
许军珂 孙吉胜 曲 博 苏 浩 张翠珍 陈志瑞
秦亚青 秦晓程 夏莉萍 郭延军 高 飞 魏 玲

编辑部

吴文成（主任）
陈志瑞 李 丹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主办单位 外交学院
编辑出版 外交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3973
010-68323972
010-68323659
传 真 010-68323973
刊 号 CN 11-5370/D
ISSN 1003-3386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征 订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82-795
国外代号 BM5789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网 址 <http://wjxy.cbpt.cnki.net>
邮 箱 far-cfau@vip.163.com

- 本刊已启用“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知网版)，来稿请登录<http://wjxy.cbpt.cnki.net>，注册使用。
-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同行评议制度，遵循文责自负原则，文章的内容不代表外交学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或作者所在机构的立场和观点。
- 来稿凡经本刊录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作投稿者同意授权本刊及本刊合作媒体复制、发行及进行中英文版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 相关事宜如需联系本刊，请致函编辑部新邮箱：far-cfau@vip.163.com。

外交评论

双月刊 第 37 卷 2020 年第 2 期 (总第 182 期) 3 月 5 日出版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1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王 帆

23 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 戚 凯

51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
——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王 钊

82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
现代化“宿命” 宋亦明 张经纬

121 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 GIS 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
..... 陈 冲 庞 珣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37 Number 2 2020

External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Autonomy of China's Diplomacy

WANG Fan

Abstract: While China's fo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roduced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it has also increased the risk of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external dependence. External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autonomy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A review of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some major powers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stat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foreign strategies. A high level of external dependence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strategic autonomy, the reduction of strategic options, and even the adoption of risky strategies at some critical junctures. China's external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autonomy has undergone complicated evolu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adopt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one-sidedness", which, to some extent, produced an impact on strategic autonomy. After China launched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ed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ts dependence on external market, technologies and energy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ich has also, to some extent, limited the full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Therefore, in developing its major power strategy, China has to strik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the external and the internal, and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domestic, so as to well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autonomy. Only when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conduc-

ted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all-directional diplomatic layout can we expect a steady and far-reaching journey of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foreign strategy, external dependence, strategic autonomy, Sino-US rel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 up

US “Long-arm Jurisdiction” and China-US Economic Conflict

QI Kai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issu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an before. In respons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dopted “long-arm jurisdiction”, a policy of abus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nd unilaterally administering institutions or citizens of other countries under its domestic law.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ng-arm jurisdic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S strategy of hegemonic maintenance, is an essential tool for the US to suppress competito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y. The US legislativ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nd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relying on the overall US national strength and using some political excuses, have made coordinated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set of “long-arm jurisdiction” mechanism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regarded China as a challenger to US hegemonic order and provoked China-US economic conflict.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sed strict “long-arm jurisdiction” on China in trade and technology. These “long-arm jurisdictions”, having serious procedural and transparency issues, have significantly harme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nsified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must resolutely oppose the erroneous US behavior of promoting “long-arm jurisdiction” with hegemony and defending hegemony with “long-arm jurisdiction”.

Key words: long-arm jurisdictio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economic sanctions, China-US economic conflict,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maintenance of the US hegemony

The Symbiosis between China's Infrastructure Ai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An Industrial Structure's Perspective

WANG Zhao

Abstract: OECD DAC members and China often question each other's motivation in foreign aid, and doubt that the aid is dedicated to recipients' development. The former criticizes the latter's infrastructure aid as "neo-colonialism" or "debt trap", the latter considers the former's soft aid to be expensive, unpractical and interventionis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heorize the dual attributes of normative construction and rational choice in foreign aid decision-making and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oreign aid policies. Development could be decomposed 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pressure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affects the donor's sector allocation.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e paper argues that distinction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onors are endogenous to global value chains.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sector aid from industrial China and aid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from post-industrial OECD DAC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 Vision 2030 and a new type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foreign ai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trade in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aid, glob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Energy Curse”: The “Destiny” of Modernization in Venezuela and Russia

SONG Yiming ZHANG Jingwei

Abstract: Classical economics deems that the wealth effect of large-scale energy export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of exporters. But since the 1970s, the reality of extensive slowdown or even stag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orld’s major energy exporters has shown that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blessing for economic growth, but can be a “curse” or a drag on econom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use and mechanism that induces energy exporting countries to fall into the “energy curs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coalition theory,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three major factors, i. e. ,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dernization, type of regime and exports conditions of energy exporting countri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factors on the strength of energy industrial coalition.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nergy exporters’ maj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ata and case study of “energy curse” in Venezuela and Russia, this paper finds that a relatively late start of modernization, adop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improvements of exports conditions can bring about a powerful energy industrial coalition,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strength gap between coalition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owerful energy industrial coalitions contribute to huge tax revenues, provide abnormal subsidies and sway election results, thereby inducing governments and politicians’ unhealthy dependence on them,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ultimately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nergy curse,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coalitions, Venezuela, Russia, modernization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Africa: A Big-Data Analysis with GIS Techniques and Split-Population Duration Modeling

CHEN Chong PANG Xun

Abstract: Big Data and relat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have dramatical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nd enabled IR scholars to tackle problems that were viewed to be intractable in the past. Terrorism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global insecurity, and efforts have been made for long to generate and cumulat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ereof. Based on massive event data, this article applie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iques to conduct a fine-grained analysis of researcher-defined geographical units, using the PRIO-GRID vector grid network with a resolution of 0.5 x 0.5 decimal degrees. We attempt to reveal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Africa, consisting of the 10647 grids between 1994 and 2013. We utilize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to build a Split-Population Duration model to locate,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risk and timing of terrorist attacks as well as the immunity of each grid to such attack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errorism and provides a pilot analysis for future efforts to build a counter-terrorism early warning system. We also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innovations in Big Data IR studies shall rely not only on rich information in big data, but also on appropriate analytical tools that are crucial for a fine-grained analysis of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a high-dimensional space and a dynamic process to “turn mission impossible into mission possible”.

Key words: big data, terrorism, Afric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he PRIO-GRID Se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ent data

(译审: 魏 玲)

外交评论

FOREIGN AFFAIRS REVIEW

中文核心期刊（国际政治类）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ISSN 1003-3386



ISSN 1003-3386

CN 11-5370/D

邮发代号：82-795

定价：30.00元